

蘇聯對歐
洲與世界
的野心

建國出版社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7 0725B

前 言

當此世界局勢極度不安的時候，人們在報紙上天天祇看到一個國家到處做主動的進攻，致使全世界的人都日日陷入恐怖與危亡之中，這個國家正是馬克斯在他的共產黨宣言裏所說的曾在歐洲到處徬徨的怪物——共產主義之化身的蘇聯。蘇聯爲什麼要並且能向全世界進攻與騷擾呢？這是一般人所不清楚的。已被侵佔而關在鐵幕裏的「國家」或「地方」之現狀究竟如何，也是人們希望知道而不可得的。這裏所收的一篇文章是英國 F. A. Voigt 所著，原載一九四六年十月號十九世紀月刊，他將蘇聯對歐洲與世界的野心以生花之筆暴露無遺，對於認識蘇聯之本質與行動上頗有價值。至文中論及外蒙內幕情形一點，尤爲舉世渴望而不可驟得者。附錄兩篇一載卅七年三月廿七日上海大公報，一載同日南京中央日報。該兩篇爲最近由外蒙逃亡我國之兩青年軍官所親口陳述者，沒有絲毫虛偽與捏造，對於一個希望獨立自主的人無論從那個觀點看都是有益的。茲特爲介紹如次，盼望理智的讀者能够寄以深沉的思致。

編者 三十七年四月



前
言

蘇聯對歐洲與世界的野心

蘇聯需要整個世界

蘇聯究竟需要甚麼？她要整個世界。因為蘇聯確信：只有在社會主義中，人類才能找到幸福，自由和繁榮；而真正的社會主義，只有蘇聯已經樹立。然而，人類沒有接受社會主義。所以蘇聯必須把推行社會主義視作慈善事業而負起責任來。爲了使全世界社會主義化，蘇聯必須佔有整個世界。

過去蘇聯有一個也要佔有全世界的敵人——德國。現在這個敵人已經倒下去，蘇聯已經以全部的決心，精力和財力，恢復她那慈善的使命，蘇聯從未放棄過這一個目標單純的使命。

蘇聯目前的敵人是她預計中的工具和盟友。要佔有世界她必須先佔有歐洲，要佔有歐洲則必須佔有德國。在蘇聯統馭下的歐洲裏，德國將是蘇聯屬下享有特權的國家。德國將代表蘇聯，或者應該說代表社會主義，統治歐洲其他國家。

蘇聯把新近的主要盟國，英美，當作她的主敵。英美代表她的一切憎恨，她的一切要求的阻礙。英國曾經嘗試，且竭力嘗試，減少蘇聯的憎恨，並且盡力避免妨礙蘇聯。然而，倘使英國想再減低蘇聯的憎恨，英國就要不再成其爲英國了；倘使再行讓步，英國自己，就要沒有立足的餘地了。

蘇聯正尊崇一種凡俗宗教，那就是說，只要齊度這一世而不顧下一世的宗教。因爲蘇聯的行爲當

常不正，言語往往落空，她的誠意就每每被人懷疑。正因為凡俗，他的宗教就超乎善惡與真假。她以一切能促進社會主義普遍化者為善，一切不利於社會主義普遍化者為惡。追求這種標準的善。蘇聯不但誠意而且非常熱心。

誣異己為法西斯

在蘇聯凡俗神學的術語裏，「法西斯」和「反動」的意義，類似於護教時代 (Age of faith) 的「教匪」(Heric)。一個法西斯主義者比一個普通罪犯還要壞。普通罪犯不過是社會環境，遺傳或身體上缺點的犧牲者。法西斯主義者是眞眞實實的惡。因為他違背了舉世的終極之善。罪犯還可以改過或感化，法西斯主義者必須滅絕。

法西斯主義者和反動份子二個名詞，在蘇聯有確定的所指，——那裏面包括英國所代表的一切。這二個名詞已變成英國某一些人的口頭禪，他們著有熱烈而虛妄的野心，他們想及早成為那新興而未穩定的國家的寄生蟲。

西方人不能了解蘇聯的主要原因，並不在缺乏實證（因為實證很多）或實證有莫測的性質（因為那也很明白），而在西方人本身，在西方人自己的不信仰。一種信仰，只有用他種信仰的用語來說明以後，才能使人們領悟。甚麼也不相信的人，就不會懂得甚麼。所以最懂得蘇聯凡俗宗教及蘇聯的人，將屬於通曉基督教神學中人，並不是偶然的事。

以爲蘇聯與西方之間最後可能成立某種共同遵守的協定，或者可以有某種共同相處的折衷辦法。——是像自由黨報紙或泰晤士報主要執筆者這一般人的假定。他們不能相信蘇聯或西方會有任何終極信仰，因爲他們自己就沒有有終極信仰。

蘇聯不相信矛盾中有一致。她明白她與西方之間不可能有最後的妥協。

不分老幼。所有蘇聯的人民，都一而再地接受把社會主義作爲凡俗宗教的教育。目的在使蘇聯人民都相信，普及社會主義到全世界是蘇聯所負的使命。其他的宗教（像基督教）之顯得可以容忍，只是因爲他們已不再有恐怖性，或者在促進牠們消滅的過程中，溫和的逼害方式和極端的逼害方式是一樣有效的。除非有動搖蘇聯基本制度的劇變，否則，基督教在蘇聯國境之內無法生存。這一點在蘇聯統治者的心裏清清楚楚。蘇聯統治者也從不懷疑各地基督教最後的消滅；因爲他們相信，倘若基督教或任何超越宗教繼續存在，人類就不會有真正的自由。

笑煞人的夜郎自大

蘇聯與西方之間，衝突的存在已不可否認。但是還有許多人相信，這是暫時的現象，這是本來可以不發生而由於誤會引起的現象。假使雙方都能表示善意與忍耐，或常作明智的商議，這種衝突就可以廓清，可以消解。

這種樂觀是演繹的錯誤。但是很容易爲某一些人所接受，這些人沒有看到特殊之中的一般性和瞬

息間的持久性。所以我們要用例子證明這一般性和持久性，首先我們要提到經官方文告解釋過的蘇聯理論(Russian theory)，其次我們要指出蘇聯在遠方所久已採取的實際行動。然後我們就目前和近處的事件，辨別其中同類的理論和實際。這樣我們就更容易把此刻表面上的複雜情形簡單化，並且可以設法防禦這種樂觀態度。因為這個樂觀是造成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有力因素；假使再讓他流行的話，又將成爲招來第三次戰爭的有力因素。

下面我們舉出蘇聯歷史的官方本第一個例子，第二個例子是十年來蘇聯在外蒙政策的概觀。

歷史家謝史特可夫(Shchekov)寫的蘇聯史，曾經蘇聯政府某委員會嘉許作爲學校課本之用。這本書的序論理說：世界上只有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蘇聯——「我們的國家」，這是「世界上最大的國家」，也是「世界上天然資源最豐富的國家。」在蘇聯，「勞工的生活不斷地改良，始終是朝更舒適更快樂的方向邁進」。「民族團結的友誼」，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够及得上蘇聯，「蘇聯的各民族都爲公衆的福利而工作。」不像別的国家，這裏沒有「寄生虫」，沒有「資本家」，也沒有「地主」，更沒有「人非法利用人的存在。」過去我國「最落後」，現在已經成爲「最前進」和「最強盛」的國家了。我們所以這樣「熱愛我們的國家」，「這樣爲我們的國家驕傲」——「社會主義的國家」！理由就在這裏。

「指示我們走向社會主義之路的，是那偉大的波爾希維克黨。……我們愛我們的國家，我們必緊要的更要明白她光輝的歷史。明白歷史的人，就更容易了解今天的生活，就更能懂得如何去和我們國家

敵人鬥爭，以加強社會主義。」

這部歷史溯到原始時代，「原始共產」(Primitive communism)和「狩獵古代巨象」(Mammoth hunting)的時代。然後由「氏族社會」進步到「國家」。氏族在性質上還是共產的，不過因為有的氏族比別的氏族強和人口多，不平等財富和私有財產已經出現。戰爭中俘來的奴隸為財富的另一來源。富的氏族，力量繼續增大，使令窮人為他們勞動。所謂國家，「就是少數富人開始藉犧牲受壓迫和利用的絕大多數勞動羣衆而生活」。

「約三千年以前，我們國內的幾個最早國家成立於外高加索南部」。「烏拉里昂(Ourling)是外高加索最古的國家，位於毗鄰凡湖(Lake van)的亞拉拉特山(Mount ararat)區域……就是現在喬治亞人祖先的國家。……在喬治亞，二千多年以前，就發明了字母」。

和異教相比之下，「基督教當時不失為俄羅斯發展中的先進。」早期的沙皇們有功於鞏固國家和抵抗蒙古游牧民族(Mongol hordes)，對壓制人民却應受責。彼得大帝時代確有很大的進步，但他的統治建立於壓制人民之上。「彼得第一在擴張俄羅斯帝國中，會犧牲幾十萬勞動人民的生命」。在喀德鄰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時代，人民「呻吟於沙皇的權勢之下」。

農民暴動，尤其是保加契夫(Pougatchef)領導下的暴動，則大書特書。同時也注重喀德鄰反對法國大革命。俄羅斯人民起來抵抗拿破崙的侵略軍和「農民開始運用遊擊戰」都有記載。但是當亞歷山大一世做神聖同盟的領袖時，「帝俄成為歐洲的警察」。馬克思和恩格爾(Engels)完成了他們的任務

書裏也提到：波蘭人的獨立鬥爭；第一國際的成立和巴黎叛軍政府（Commure）的宣言。二十世紀初年革命暴發之後，講到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勝利。

新秩序又出現了

佔全球六分之一的領土之上……一個新的秩序，蘇維埃秩序，已經建立；一種新的生活方式已經確立了基礎，在這種生活方式裏，從沒有利用與壓迫，也決不會有資本家，地主、商人，和富農（Kulaks）。「蘇聯的航空員比任何其他國家的航空員飛得更高更遠」。

在蘇聯國境以外，有她的朋友，也有敵人。「蘇聯各民族正爲全人類的幸福從事英勇的鬥爭，托洛斯基是「人民的無恥敵人」，也是「法西斯黨員。他的朋友齊諾維也夫（Zinovie），卡美聃夫（Kamenev），李可夫（Rykov）和布哈林（Bukharin）也「一樣的無恥」。

「蘇聯的強盛爲世界任何其他國家所不及。蘇聯因她的紅軍而強……蘇聯因他的元帥，軍事領袖，和英勇的紅軍鬥士而榮耀。蘇聯是全世界勞工的社會主義祖國……他們的擁護使蘇聯更加強盛。」依照這部書——以及每一種類似的蘇聯書本，文字和今天的廣播詞——蘇聯，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是世界最偉大的文明。她也是最古老文化之一，遠比英、法、德甚至羅馬還老。蘇聯的祖先早就發明字母，比英國的祖先有字母要早幾百年。書上說蘇聯祖先的發祥地在蘇聯國境之外，也許不無用意，因爲書上所指土耳其東部的亞拉拉特山，凡湖一帶，目下正發生了爭執。

惟蘇聯人民才有真正的幸福，而這幸福是社會主義的恩惠。只有實行社會主義，才有快樂與幸福。厄運只存在於法西斯主義或法西斯的前身，或變態的法西斯，如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和「反動」。就是這本書的作者，謝史特可夫，也不能相信，創建紅軍的托洛斯基曾受雇於墨索里尼。在蘇聯，「活動分子」(Agent)這個字的意義和西方(除掉共產黨員)所了解的不同。按照蘇聯的正教，每一個異教徒都是「活動分子」——是病菌的散播者，或外來教亦即假教的傳教士。

西方人懂得不够透澈，蘇聯忠的觀念是決斷，用那本書上的話說，蘇聯是「全世界勞工的社會主義祖國。」對這個祖國，「勞工們」應該盡忠。在英，美，加等等國家的任何一個人是蘇聯的間諜或活動分子，任何一個人洩露軍事或科學的祕密——例如製造原子彈的某種方法——就是社會主義祖國的愛國分子。這正如以前從德國的眼光看起來，喬埃斯(William Joyce)是國社黨祖國的愛國分子。

新帝國主義的膨脹

上面是講蘇聯的主義，假使我們轉過來看看蘇聯在遙遠的地方，多年來所行的事實，我們會發現一些方法，這些方法可以幫助我們更容易了解當前蘇聯在近處的所作所爲。

蘇聯在革命最危急的幾年裏，喪失或放棄了一些外延的領土。烏克蘭獨立。芬蘭，波羅的海沿岸各國，波蘭和比薩拉比亞——(Bessarabia)的脫離。高加索，中亞西亞及東北亞西亞許多自治國或獨立國的成立。

在一九一九和一九二〇年，蘇聯又取回這些領土的一部分。一九二一年取回佐治亞，一九二四年取回土耳其斯坦。西疆的領土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不會收復，而現在蘇聯的西疆已遠超過從前的界線。

在東邊，蘇聯取得了外蒙古，外蒙古一向不是蘇聯的領土，而是屬於中國的。當列寧還活着，當她的革命剛剛得勢的時候，蘇聯革命的帝國主義已經暴露。

曾經以某種同情的眼光看蘇聯革命的，不是佔蒙古人口大多數的遊牧民族——他們表示冷淡；更不是親王和喇嘛——他們表示仇視；只有窮的官吏和工人。中國會加強整備蒙古，以抵制任何蘇聯的勢力。蒙古和中國的當局，曾經把侵入蒙古境內的白俄反革命軍隊解除武裝，以防他們和革命蘇聯發生衝突；摒除可能使蘇聯干涉蒙古事務的一切藉口。中國取消蒙古自治政府，並且解散蒙古軍隊。

蒙古的種族主義者，因此懷恨中國，開始轉向蘇聯求援。一九二〇年，白俄軍隊受了紅軍的壓迫，在史登堡（Ungern-sterenberg）率領之下，侵入蒙古。起初他們被中國軍隊擊退，但是後來他們得到增援，終於一九二二年二月佔據了首府庫倫。

蘇聯侵佔了外蒙

於是蘇聯以不容邊界上有反革命政權為理由，準備入侵外蒙古了。

掠奪蒙古的政治準備，在幾年以前早就做好。在蘇聯境內組織了一個革命蒙古人民黨（The Red

alutionary Mogolian Peoples Party)——今日東歐各類似黨的先輩。許多黨員都不是來自蒙古，而是布利亞人 (Buryats) 和卡爾羅克人 (Kalmyks)。一九二一年二月人民黨開第一次會議於在共產黨保證下給蘇聯佔領的恰克圖 (Kyachta)。到一月十二日，臨時人民政府 (Peoples Government) 成立於蘇聯領土內的恰克圖。——這是歐洲「各臨時政府」的先輩。

這可疑的政府，最初的權力只局限於外蒙古沿蘇聯邊界的一個小區域。他們被教唆從事遊擊戰，於是在蘇聯境內成立蒙古人民軍（歐洲同類軍隊的先輩），配合政治征服蒙古（和以後對於波蘭的情形一樣）。蒙古人民軍並沒有軍事上的重要性，但它使蘇聯政府有了假託，說蒙古人民正在從事解放戰爭，而給以援助乃是蘇聯的責任。

蘇聯軍隊和人民軍佔領了現在已改稱烏蘭巴圖魯 (Ulan Bator) 的庫倫。人民政府跟着軍隊也進了庫倫。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五日，蘇聯簽了協定，承認人民政府為整個外蒙古的政府，並且與外蒙古之間建立了「友好關係」。另一方面，派人到西蒙古從事活動，得到當地人的援助之後，又在靠近烏倫康 (Ulenkom) 的穆斯塔 (Musta) 成立「政府」。這政府於一九二二年自願隸屬於庫倫的人民政府。

蘇聯在外蒙的勢力，還沒有穩固到她可以撤兵的程度。以外蒙的安全仍受白俄軍隊的威脅為藉口，蒙古政府請求蘇聯延緩撤軍的事，預先已經商定。這白俄軍隊的存在，也使蘇聯有理由侵略西蒙古。蘇聯對中國政府解釋說：蘇聯並沒有佔領庫倫，不過派軍隊去保護那邊的蒙古人。蘇聯的駐軍現在

還在庫倫。

陰險毒辣的主子

形同傀儡的議會

人民政府常常奉命改組，除最順從的官員外，漸次都遭擯斥。凡是認為不够順從的官員，就加以謀叛的罪名，然後把他們撤職。此外還有一個包括五十四個議員的國會（Khural）。這個國會沒有權力，在大部分是遊牧而無智識的人民中間，選舉的無稽，不難想見。國會是人民政府容易駕馭的工具，而人民政府則完全受莫斯科控制。

一九二四年蒙古人民大國會（Great General Congress of Mongolian People）選舉成立。在選舉中，所有的親王和宗教團體——約佔三分之一人口——都不許投票。只有一張單純的候選人名單——無智識的遊牧人民却不表示絲毫的興趣。可是有幾個議員為蘇聯當局所不滿，於是他們的議員資格就被宣布無效。在那年的十一月裏，國會選出新的政府。

遵奉第三國際和蘇聯的指示

在外蒙古像今天的中歐和東歐一樣，蘇聯扶持的共產黨，是她統治外蒙古的真正工具。不過沒有

直接用共產黨這名字，而叫做革命蒙古人民黨罷了。該黨黨綱的第十二第十三兩項規定：「蒙古勞動羣衆，決定遵奉第三國際和蘇聯的指示，以真實援助東方被奴役人民的第三國際和蘇聯爲革命的唯一中樞」。一九二五年，該黨的第五次會議決議通過：繼續「和第三國際聯絡」，尤其是和「東方被壓迫人民的民族革命運動」聯繫。

實際上，外蒙古只有革命蒙古人民黨一個黨。到一九二七年年底，該黨共有一萬一千五百八十七個黨員。其中許多都是目不識丁的，但是把他們的名字掛上，議員數目加多，可以使國會的決議顯出充分的重要性。

雖然在種種警戒之下，到一九二四年黨裏還是出現了右派。因爲有智識的蒙古人，在察覺了局勢的發展之後，就急想挽救蒙古的獨立，於是階級鬥爭從此揭幕。

翻雲覆雨，雞蛋裏挑出骨頭

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一日，蒙古代表在第三國際的第五屆世界會議中解釋這變化說：以前是對「封建神權制度」的鬥爭，以後已轉變到對有產階級鬥爭。於是第三國際訓令人民黨加強左翼，並且「解放勞動階級」。對右派的領袖們，則加以密通中國之罪而予以正法。被正法的右派領袖中包括某要人，他曾經任中央委員會的主席和蒙古陸軍總司令。蒙古青年中間也會經有過反抗的表示。但是經過一連串的清黨和整個黨都塞滿了目不識丁的人以後，所有的反抗都被抑平。

到一九二六年，該黨開第四次會議的時候，五千五百個會員被開除了一千七百名，蒙古的蘇維埃化從此更趨急進。土地實行集中，所有的私人企業都遭清算，反對宗教的宣傳戰跟着展開。結果在外蒙古造成了民間的暴動和生產力的低落。蘇聯的勢力已經膨脹得太甚，於是開始鬆弛下來。左翼被指責爲過激。執行蘇維埃化的蒙古官員，被痛斥爲「人民的敵人」而處死。左傾的人被當做反革命分子而受排斥。

誰眞愛國他就殺誰

關於外蒙古政府的性質，中國政府從未看錯。蒙古親王常常請求中國政府給予援助。對蘇衝突已經蔓延到內蒙。蘇聯却一再保證，繼續承認中國在整個蒙古的主權；並贊成「所有原來或以後屬於中國的大小民族，聯合成中華民國」。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二日，蘇聯和外蒙古政府各派代表，在烏蘭巴圖魯簽訂了互助條約。四月十七日，中國政府提出抗議。蘇聯的答復說，並沒有發生侵犯中國主權的事。

一個國家愈依賴蘇聯——不管這國家是外蒙古，亞塞爾拜然，波蘭，或南斯拉夫——蘇聯的官方聲明，蘇聯的報紙和廣播，就越加強調這個國家的獨立性。

最後，經過了許多政策的轉變和多次清黨以後，蘇維埃化的程序大功告成，這國家變成了蘇聯的屬國，並且完全受莫斯科中央極權政治的統治。這之間的主要犧牲者，往往是一批表示出，或曾經表

示過，願爲他們國家的獨立而奮鬥的人。

中國一日完成團結

可以拯救亞洲和平

上面我們已經舉出，關於蘇聯凡俗宗教的二個例子：一個是原則方面的，另一個是實際行動方面的。

現在要問的是：蘇聯能够把這種宗教強行於全世界嗎？這第一要看西方國家所採取的警戒防禦，其次，要看這些愚蠢地盡忠於蘇聯的小國的力量，他們在本質上還是他們自己的文化。

在每天的報紙上，在巴黎發出的演說裏，從近東，中東，遠東和整個歐洲來的報告，在所有蘇聯控制下各個新政府的政策裏，從各地共產黨的言行中，在蘇聯和受蘇聯控制的出版物中，以及從由蘇聯和由受蘇聯控制的電台發出的廣播中，都可以找到蘇聯究竟需要甚麼的證據。這些媒介物經常都在傳播一串圖畫，這一串圖畫不過是一張圖畫的變相，這圖畫把英國和英國代表的一切——她的制度，她的行動，她的企圖——描寫成可恨和陰險。在世人面前，英國被描寫成邪惡，奸詐，僞君子，被當作人類的敵人；說英國從事壓迫和利用，在發動另一次戰爭。英國不論在過去或現在所做的善事，從來得不到他們的承認，英國任何一個光明正大的企圖，從來得不到他們的賞識。不相信這種情形的人

，請化點時間探聽一些這一類的廣播，立即可以發現這些都是事實。

只要英國在某地有權力，有勢力，或者有巨大的利益，蘇聯就向該地進擊。只要某地有英國的景慕者或支持者，倘使某地又在蘇聯的進擊範圍之內，蘇聯就要打倒這些景慕者或支持者。

倘使沒有英美，蘇聯今天豈不就可以主宰伊蘭，土耳其，希臘，和德國西部——或許還有許多其他的地方了？這就是爲甚麼英國在蘇聯的敵對心上是不可饒恕的。

蘇聯的控制中歐和東歐，對她有極大的利益。她正在恢復德國經過許多次戰爭所完成的民族統一，這統一曾經是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主因，是威脅歐洲，英國和美國，甚至於蘇聯自己，從未有過的最大危險。但是今天蘇聯需要德國統一，這樣才可以在贏得第三次世界大戰中爲蘇聯效勞。

目今在西歐應該立即進行的工作，雖然不容易，却很簡單——有時最簡單的事情是最困難的——那就是：以鞏固和武裝的準備，來拯救還可以拯救的一切。鞏固西南歐的意思，是說根本改變對德意的政策，使德意共同參加繁榮，穩定，團結和防衛西南歐的工作，否則，繁榮，穩定，團結不可能，亦無有效的防衛。

西方在遠東的任務是類似的，而僅有某種的不同，這任務主要地落在美國的肩上。蘇聯征服歐洲是可能的，蘇聯征服中國決不可能。然而，蘇聯有能力延長中國的內戰，在蒙古和東北建立基礎，並且在所有中國的事務上維持仲裁人的地位。假使一旦中國完成某種團結，——偏私和不偏私的美國政策，都需要中國團結——那麼中國可以拯救自己和她自己的文化，或許可以拯救整個亞洲的和平。

事先的提防可免最壞的定局

在政治上，悲觀勝於樂觀；而悲觀易致厭倦，樂觀反是積極的威脅。當作最壞的情形而預先有所準備，往往避免了這最壞情形的發生，反之，倘若只期望最好的情形而不加提防，倒使最壞的情形成爲定局了。對於一個可能的敵人，與其輕視，不如估計過度。最好是先加以準確的測度，然後，假定敵方可能比外觀上猶強而留一些安全餘地。

認識了蘇聯已經達到兩個逆轉（還可能更多），並非不合時的樂觀。這兩個逆轉是：

蘇聯倚實力與奸僞爲生

第一、蘇聯已經使自己惹人憎恨。她到處得不到甘心情願的歡迎。除開少數小民族之間，蘇聯的凡俗宗教都是計不得售。——只有在巴爾幹的青年中有人迷信地追隨，這追隨也是很有限制的。不管甚麼地方，蘇聯必須以實力和卑賤的奸僞維持她的勢力。此種奸僞，沒有了蘇聯的軍隊和活動分子，一天也不能生存。在發生一般衝突的事件裏，蘇聯必須應付世所罕見的暴動，——這暴動的劇烈，遠過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別動隊和遊擊隊。一個軍事的統治可以維持許多年，甚至於更久。一個政治，社會和經濟式的統治，激起的憤恨愈烈，就愈不足恃；這種統治，沒有被統治者的合作就不能持久。用疾速的征服造成的大帝國都容易毀滅。——例如德國欲強行於整個歐洲的帝國。倘使第二次世界

大戰德國戰勝了，這帝國必已造成。凡是由低等文化凌駕高等文化造成的帝國，假使這高等文化未呈衰微，這種帝國決不會持久。而歐洲文化，儘管有許多病態，還沒有呈衰微狀態。

共產黨真形畢露

引起廣泛反感

其次，共產黨在各地真形畢露。他們的殘暴，他們的狡猾，他們的虛偽，他們的遺棄窮人和被壓迫者（也就是遺棄從前他們的力量來源），他們的自大，他們的阿諛權貴，和他們對自己國家的不忠——所有這種種已經引起廣泛的激烈反感。半共產黨員，或同路人（Fellow Travellers），是第五縱隊新兵的主體——他們既不堅定地信仰，亦沒有顯著地不忠於共產主義——他們不但沒有掩飾共產黨的行動，而且已經從事洩露，並且在他們自己之間引起某種嫌惡，那就是共產黨在有識之士中間激起的嫌惡。

雖然如此，共產黨仍真有相當的破壞力。

蘇聯在製造下次大戰

在希臘，必須有極度的愛國主義，才能擊敗共產黨的計謀，那計謀正極力使希臘淪為蘇聯的屬國

，而使蘇聯的勢力擴張到地中海上來。在法國和意大利，假使要人民起來保護他們的國家，共產黨就有能力使整國的力量陷於麻痺狀態。然而，從前蘇聯那麼強烈的信念，以為世界社會主義化可以從由下而上的世界革命而降臨，已經被一件件事實否定。到今天，莫斯科相信，世界社會主義化，只有從由上而下地征服全世界才能實現，這就需要第三次世界大戰，而蘇聯正從事這第三次大戰的準備。東歐正呻吟於蘇聯暴政之下，歐洲的其餘部分已被蘇聯的恫嚇動搖。蘇聯的侵略和野蠻正是迫害着整個文明的世界。

歐洲正以蘇聯的凡俗宗教為虛妄而拒絕，歐洲有一個至高的願望——像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一樣，蘇聯退回她自己的國境裏面去。倘若不能鞏固和武裝防衛西南歐，倘若英美沒有軍事上的準備，整個西南歐就將失去。但是這還不够。因為不解放整個歐洲，聯蘇不能滿足。

附錄

一 請看今日之外蒙

兩個由庫倫逃出的軍官

在張垣所說的外蒙現況

大公報三月八、九兩日北平專電所報道的外蒙古兩個青年軍官那瓦札木蘇、特布拉力格具由外蒙逃到了北平，他們因不滿蘇聯對外蒙的壓迫，所以逃到中國來，願把外蒙的內幕揭露在世人的面前。他們並宣稱想到美國去走一過。這一段簡略的記載，世人當然無從知道他們的詳情，記者願將親自在張家口和他們兩人盤桓的幾天中所聽到他們口述的情形，作個更詳的報道。

「我們（那、特兩人自稱）原是蒙古的好人家，因為不滿蘇聯對蒙古的控制，那（那瓦札木蘇的簡稱）的爸爸已被外蒙政府殺死。特（特布拉力格具的簡稱）的爸爸和那的哥哥都被判處徒刑，先是關在鐵門監獄裏，後來就被強迫去作工。我們當時年紀還小，被徵到蘇聯去讀書，到了莫斯科先讀小學，這是生活管理與思想訓練。後來那入了軍士學校，特入了師範學校。德蘇戰爭發生的時候，我

們都受了短期軍事訓練。現在那在外蒙政府軍事部娛樂司作上尉，特在內防部作中尉軍中音樂員。那今年廿五歲，特今年廿六歲。」他們兩個身體都很結實，精神活潑，不是穿着那身不十分整齊的蒙古軍官制服，他們和漢人是一樣的。

「我們在去年十月十三日由庫倫（現已改稱烏蘭巴特爾，意即紅勇士）動身，經過肯特、巴彥土蒙，會遭外蒙內政部逮捕，便假說是出外旅行，幾經週折，纔獲得開釋，逃出邊境後，即到察哈爾省的錫林果勒盟的烏珠穆沁旗的道爾濟地方，十一月十五日到了拉木胡賴。爲通行方便，會與共黨組織的「內蒙自治政府主席」雲澤的弟弟「經濟部長」雲湧聯絡。往東行至西科前旗，十二月十八日到索倫，在山中盤桓約一月。後來特會到王爺廟「東蒙主席」哈豐嘎連絡，又折返西科前旗，與那相會，並遇西科後旗的蒙人龍韜，也是被迫逃亡在外的，便由其引導至多倫，本年一月廿一日始到多倫，由察省第一行政區專員鄧莘田派員護送到張家口，經察哈爾蒙旗文化福利委員會招待，與各界人士公開接觸，三月三日到北平，進謁傅作義總司令。

在張家口時，蒙旗青年勵志社會開歡迎會，我們會快慰的說道：

我們在今年二月廿一日到了張家口，纔算重睹天日，內心愉快，無以形容。也只有會遭受過壓迫的外青年，纔能體會到其中的欣慰情味。但我們最願意向我們內蒙的同胞進一最誠懇的忠告，就是現在的時代中，以外蒙土地之大，寶藏之富，而人口是那麼稀少，欲求成爲一獨立自由之國家，簡直是癡人說夢。這是只有我們會親自遭遇過外國壓迫奴役的人，纔瞭然其中的道理。」

那·特兩人的路線

他們很詳細的在講壇的黑板上畫着圖表，給在張家口的蒙胞們講述出外蒙的現況：

一般現況

在一九四三年外蒙古總正式宣布獨立。實際外蒙古脫離中國已有廿八年之久了，說句老實話，外蒙能真正的獨立嗎？現在外蒙無論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都在蘇聯的勢力操縱之下。外蒙人口總數不到百萬，蘇聯人在外蒙有一百五十萬以上，軍隊中每一連均有蘇聯指導官，行政組織中雖極小的村鎮公所中，亦必有蘇聯人爲之指導。外蒙的一切生產，譬如肉食及乳食品，比國內同胞的菜蔬還重要，但是現在外蒙人民殺一條牛、一隻羊，就得像回教人請阿洪一樣，先申請必須的理由，請求主管機關的許可，而這些機關都是由蘇聯人作主的。現在庫倫有一所規模宏大的新式屠宰場，在這所屠宰場裏，屠宰的牲畜不論是皮、是骨、是皮，都可以在場中裝成你喜歡的成品，但這個屠宰場的主人，却是個蘇聯人。在蘇德大戰時，外蒙古每隻乳牛每天須交牛乳三瓶，每隻乳羊須交羊乳一瓶給蘇軍。蘇軍傷病官兵要在外蒙休養，蘇軍陣亡官兵的遺族也由外蒙供養，外蒙與蘇聯的貿易，必須以牛、羊、馬等牲畜爲交易，而蘇聯輸入外蒙物品的價格極高，外蒙輸出的牲畜價格却極低，這樣的交易，外蒙是十分痛苦的。現在的外蒙是不能與其他國家做交易的。

文化上的一切也都是蘇聯化的。電影是蘇聯製片，戲劇是取材於蘇聯，甚至日常生活方式如穿衣

吃飯，都力求仿效蘇聯。目前外蒙領袖不斷的赴莫斯科參加會議，每一次參加會議回來後，他們的勳章總是增加了很多。

政治演變

外蒙於一九二一年成立「外蒙人民自治政府」，一九二五年改稱「蒙古人民共和國」，一九四四年經中國政府的承認，正式宣佈獨立。初於獨立後的第二年，即一九二二年，外蒙政府曾沒收人民財產，其後發還一部，仍承認私有財產之存在，惟人民並無自由處分財產權力。一九四五年起，外蒙政府實施「五年計劃」，並廢除蒙文，施行新文字（蘇聯文）。

外蒙人民因反蘇及反政府而被判罪的，除被處死刑不計外；現在監獄被處五年以上徒刑的囚犯，就有二萬五千人之多。這些「罪犯」中包括有左列的人物：

- 一九二九年政府高級官吏魯穆色特達薩運動。
- 一九三二年共產黨中央組織部長色特甯達穆道爾濟運動。
- 一九三三年土福濟將軍領導喇嘛數千人之反抗運動。
- 一九四〇年日蘇諾門坎事件時，外蒙在軍事部長根棟及狄穆德將軍、道格森議會主席等領導下，對日軍採不抵抗主義，日軍進入外蒙，旋遭失敗。
- 一九四一年那木色賴雲勒、加穆布拉等領導的反抗運動。

一九四四年薩寶魯森、色爾瓦等領導的反抗運動。

一九四五年吉藍泰、巴里等領導的反抗運動。

現在外蒙古人民共和國的主席是却依巴拉桑元帥。政府之下設有中央執行委員會，重要的委員有却依巴拉桑、寶木桑圖、蘇乃札布、楊吉瑪安等。委員會設有十八個部，重要的部長有外交部長那瓦思道，財政羅布桑，聯絡紮布勒道爾吉，工業貢布札布，運輸瑪希拉。軍事和內政兩個部是和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地位一樣高，軍事部長是由主席自兼，次長兩人是地布克蘇隆、契丹巴拉。軍事部下設有訓練、銜敘、娛樂、邊防四個司。軍需、軍備、軍官給養、兵役、兵役審查、預備兵管理、情報、技術等處，技術處長是蘇聯人札拉那布。軍事部的特務首領是達薩。內政部的部長是道恆爾札布，設有邊疆、防災、國防警察、訓練等司。

教育情形

外蒙青年現有的組織有外蒙青年同盟，全國十六至廿五歲的青年經審查合格者，皆得加入。廿五歲以上的青年，得申請加入「外蒙人民革命黨」經嚴密考查後，得為共產黨員。以共產思想為人民信仰的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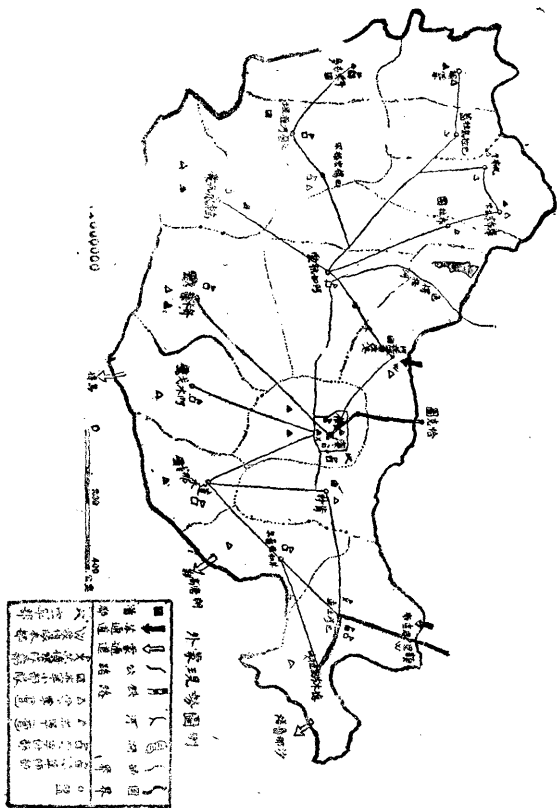
國民教育制度為三級制：計小學三年，中學四年，大學、專科及研究院五年至十年。政府對學齡兒童有強迫入學之權。對成人教育亦極重視，公教人員每週須舉行時事研討會兩次，失學青年及工人

於工作時間外須受一定時間的補習教育。現在庫倫城中的重要學校計有：

十年學校、師範學校、工業學校、商業學校、幹部學校、大學校、無線電學校、獸醫學校、藝術學校、倉庫學校等各一所。

軍事編制

外蒙的兵力共有十二個師，四十個國境大隊。每師十四個營，每營四個連。每師不超過七千人，總兵力約八萬四千人，每個國境大隊不足一營，不超過五百人，總兵力約二萬人。軍事學校及軍事團體中約共有九千六百餘人，共計為十一萬三千六百五十人。各師中包括有坦克車、飛機等，機械化部隊編制都是一營以下，全國有膠輪戰車隊約千餘人，分佈在各要隘。並有蘇蒙混合隊（蘇聯五人、蒙古一人）數隊，為機動性部隊。空軍總兵力為一個師。外蒙軍的裝備和蘇軍一樣，且都是來自蘇聯的。全國有大型軍火庫四、五處，外蒙自己是沒有兵工廠和製造廠的。在外蒙人口共僅九十餘萬的這樣一個國家，軍隊超過十分之一，這力量可稱得起相當充實。（外蒙軍事部著見附圖）



二 「我們要求真正的獨立」

中央日報平津特派員林家琦

——記兩位外蒙青年的談話——

最近有兩個外蒙青年來到北平，由於他們避免與外國接觸，所以引起了許多人的好奇心與誤會，有的人認爲他們是兩位「怪客」，有的人說他們行蹤鬼祟，這件事一時竟成了一個謎。記者爲了探究他們的來歷與任務，經過很久的時間，終於得到一個機會，會到了這兩位青年，在兩個小時的談話後，這個謎才算打破了。

原來他們並不是什麼行蹤鬼祟的「怪客」，却是兩個神經正常懷着崇高志願的外蒙青年，他們都是現役軍官，由於他們對於外蒙現狀的不滿，乃抱着絕大的勇氣，毅然出走。他們從去年十一月離開庫倫，走遍沙漠與草原，經過三個月的時間，才到了張垣，復於本月初從張垣來到成都。

趁大雪掩沒行跡

偷越鐵幕封鎖線

據他們說：潛逃過外蒙國境綫的時候，正是一個大雪的早晨。在外蒙國境綫上，每隔六十里地設

蘇聯對歐洲與世界的野心

置一個監察哨，每天不斷的有人來往巡邏，在無垠的沙漠上如若發現行人的足跡，是一定要被追到的，並在若干地方，設置有警犬，行人即使逃過監視哨的發覺，也難逃出警犬的嗅覺。可是他們趁着大雪的時候，雪片隨時掩沒了他們的足跡，所以沒被巡邏者發現，同時也沒被警犬嗅出他們的氣息，才僥倖偷過了外蒙的國境線。

這兩個青年一個名字叫那旺札木卓，一個叫圖布達力克。那旺是一個二十五歲的青年，生在庫倫，中學畢業後，在一個語言學校裏學會了俄文，後來就到莫斯科科學軍事技術，回來後在外蒙「內防部」軍隊裏服務，現在還是尉官階級。在勝利前夕蘇聯對日宣戰之後，他曾隨軍到了我國東北。不久，他的家族由於「反動」的罪名，被害的被害，被監禁的被監禁，他的父親也在被殺之列，因此激起了他的反抗情緒，便結合了圖布達兩個人一同出走了，圖布達卒業於師範學院，作了幾年的教員，後來被征調入伍，他對於政治認識是相當清楚的，苦悶的情緒，在他的心裏蘊藏已久，而終於爆發出來。

他們說這文出走當然是一個冒險的舉動，假如在國境以內被抓回去，性命自然是不保的。記者問他們出走以後，家族是不是受牽累？那旺黯然的說：事已至此，我們也顧不得家裏的情形了。那旺有一個健壯的體格，一副飽經風霜的面孔，說話時極具有力量。下面的話，多是他回答的，因為圖布達雖也是一個軍人，但因係教員出身，終不脫書生本色，仍然保持着怯於見人，不善言談的性格。

僑民多過本國人

主權操在顧問手

說到外蒙的現狀時，那旺憤然的說：名義上獨立已經三年有半了，可是實際上的情形，那裏談得到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呢。他說：外蒙全國的人口還不到一百萬；可是目前外蒙境內的外籍人士，已經達到一百五十萬至二百萬人的數目。各級政府中外蒙的官吏有名無實，凡事均聽從別人的支配，最高政府的實權，也多半操在外籍顧問們的手裏。

記者問：目前外蒙人民生活情形怎樣呢？那旺說：外蒙人民務農的已佔多數了，不過一部份人還過着牧畜生活。但是務農也罷，牧畜也罷，生產品的支配權，都不在自己手裏了。任何人全部的收穫都要交給政府，再從政府手裏領取自己所需要的。在過去外蒙人民以百萬人的生產，供給百萬人的消費，當然是綽有餘裕，可是現在以以百萬人的生產，除了供給百萬外蒙人的消費外，還要供給一百五十萬以上外籍人的消費，外蒙人的享受，自然要減低了。他說在這次歐戰之前，蘇聯貨物在外蒙境內是應有盡有的，可是在歐戰之後，蘇聯貨物的數量在減少，種類也在減少，目前僅有最需要的東西，還要依靠蘇聯的輸入。現在外蒙的對外貿易，祇限蘇聯一國，對中國的貿易已是完全斷絕，漢人是無從進入外蒙境的。

談到外蒙的教育情形，他說：「外蒙的教育可以說相當普及的，外蒙人民差不多都已受過普通教育。現在外蒙的新文字，是一種拉丁化的蒙文，完全用拼音字母，各中小學課本均用這種文字，不過

在機關裏和普通人寫文章和通信裏，仍然不少是用舊蒙文的。那旺對這種新文字看法，認為用是可以，但並不能完全代替了過去的舊蒙文。外蒙專科以上的學校，共有五所，內有一所是完全的大學。外蒙青年到蘇聯去留學的很多，所學的科目各門都有，但以學實用技術的較多。

只准和蘇聯交往

人民都在苦悶中

那旺說：一個真正的獨立國，主權是應該操在自己手裏的。我們歡迎外國的援助，但我們不能讓外人來支配我們。假如我們是一個真正的獨立國，我們要與一切友邦與鄰邦，樹立友好的關係，我們不但要與蘇聯來往，也要與中國來往，與美國來往，與任何平等的國家來往。我們讓任何國家的人，都可以到我們那裏去，這才能叫做獨立。可是現在，我們好像已與世界隔離了，我們的領袖人物對國民說：祇有蘇聯是同情我們獨立的，祇有蘇聯能幫助我們獨立，可是我們祇見到國境內的蘇聯人的數目，是日漸增多，而大部份外蒙人民的生活，依然是困苦的。領袖人物所說的理論，也是好聽的，可是他們所做出來的，並不是那麼回事。多數的人民均在迷惘與苦悶中生活着。

記者問他庫倫的報紙多麼？他說：蒙文、漢文、俄文報紙都有，但是在我們看了後，並不能讓我們得知世界的真面目。記者問報紙上也有關於中國的消息麼？他說：偶然也有，但是很少，而且所登

戰的都是不利於中國的消息。關於中國如何奮鬥圖強的消息，我們是看不到的。

外蒙是需要真正獨立的，那旺說：外蒙祇有真正獨立，外蒙人民才有幸福，生活才能改善。他進入中國境內，雖然僅有一個多月的時間，可是印象是極好的。他說到了中國，感覺中國真是一個自由的天地。現在中國雖然戰亂未息，可是這是建國初期一個必有的階段。他希望中國在最短時期內，戰亂平息，能看到一個和平安定的中國，在逐漸富強起來。因為他知道一個富強獨立的中國，對於外蒙真正的獨立，是大有幫助的。

他們今後的行止，還不能完全決定，但是他們願意到很多的地方去，南京當然要去，將來也要到美國及其他的去，讓世界人士知道一下外蒙的實際情形，和他們的願望。他們說這次出走，雖然祇是個人的行動，但他們斷定，與他們抱同樣見解，懷同樣願望的外蒙人民，一定是不在少數的。

死在奮鬥的途中

英名也是存在的

那旺僅會蒙語和俄語，他雖然是一個軍人，可是因他從事多年政工的訓練，他的文章寫的很好，並且善於作詩，現在他正以蒙文寫他的自傳，和他的理想。圖布達也正在寫外蒙的歌謠。那旺拿起他桌上的詩稿，隨便念了一首，這首詩的大意是這樣：

人們，當你們向正大光明路上走的時候，你用不着害怕，即使你死在奮鬥的途中，你的英名也是永在的！

（三月二十四日於北平）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17 0725B

